

熟女·吾愛

當我正在構思這篇文章並抓破頭皮為它想個亮眼標題時，法國導演阿倫·雷奈的《廣島吾愛》(Hiroshima Mon Amour, Alain Resnais, 1959) 映入眼簾。你還記得這部由杜哈編劇的電影嗎？你記得它的甚麼呢？

我記得的不是它對東方男性身體的迷戀，而是女主角Emmanuelle Riva的臉。據說她演片中流落日本的已婚女子時才三十一歲，但由於全片都由她回憶戰爭體驗的視角出發，讓人代入她複雜、內觀、充滿掙扎與問號的主觀世界。電影由她的世界主導。

我從小不喜歡裝可愛純真、三八幼稚的小妹妹。我這一代小學放學回家就是在電視上看南紅、白燕主演的粵語片長大，她們時而溫婉委屈、時而劫富濟貧，承擔著男人不願承擔的家庭倫理、階級鬥爭，舉手投足盡與法制道德搏鬥，在落泊文人不願意讀懂的敘事中殺出一條血路。

八十年代香港終於出了一個葉德嫻，怨、騷、悍，歌影視三棲，在《花街時代》(陳安琪, 1985) 中是黑社會大姐大王英，《老娘夠騷》(舒琪, 1986) 中是夠騷老娘，《法外情》(吳思遠, 1985)、《法內情》(黃泰來, 1988) 中是劉德華不肯認不敢認的港式神女。她在大家向錢看、香港(自我感覺)無限好的八十年代演了所有香港電影中的「禁忌」角色，不是(前)性工作者、黑社會，就是神婆、被毀容、寡婦、拾荒者、末期癌症病人、女鬼。《我要》雖然是翻唱葛蘭舊曲，但粵語版全靠葉德嫻唱紅，唱到：「請放膽抱緊我，讓我身軀

不知分寸，你若是要去苦忍，會谷到哮喘，周身囉囉攣，思想開始不端……」，更是緩急拿捏超級有說服力；「我，我要，我要你，我要你愛」的步步進逼，簡直可以看到她一步步盯著你走過來以至坐在你大腿上(或之間)。誰再敢說香港娛樂文化是父權當道？請看看我們從來蓬勃、才色兼俱的熟女傳統。

然而踏入後九七的人心茫茫年代，我們的想像空間被玉女佔據，變得毫無想像空間可言。玉女是甚麼？玉女是男性幻想女性永遠停留在未發育階段、白癡幼稚，可任(男)人擺佈，於是彌補眾人日益低落的自我形象；玉女與弱男，是錢幣的兩面。

九七後十年，香港能獨擔大旗的女星奇缺，熟女終於開始回朝。《野·良犬》(郭子健, 2007) 與《青苔》(郭子健, 2008) 中的邵音音、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(許鞍華, 2008) 中的鮑起靜，電視上關菊英的惡毒風暴未退，金燕玲旋即又成為最可愛的惡毒老闆，當然不要忘記劉美君摸著林憶蓮唱情歌的《大開色界》，寶珠姐又即將重返舞台做時裝劇啦啦啦。

熟女見過世面，不怕人講，啥都敢做，敢愛敢恨，理直氣壯。感謝她們，把她們的經驗、智慧，帶回來我們的視野之內，讓我們終於重新看見有血有肉，同時值得我們欣賞、尊重、愛戀、珍惜、認同及豔羨的女性角色。